

■关注

## 聚焦“六·一”：重返初心，守望未来

儿童节似乎早已成为全民参与的重大文化节日，印刻着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与岁月。儿童节创立伊始，旨在“保护各地儿童的生活、卫生和教育权利”；而如今，愈来愈多的商业元素裹挟着大人与孩子欢庆的热情，人们在享受狂欢的节日之时，渐渐忘记了这个节日真正的初衷。今天，在第69个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意约请四位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与读者一起重新回顾这个节日及其内涵，希望唤起大家对儿童节的新的认识。



儿童节曾经内含的关切“儿童需要什么”的积极政治诉求，日益被关注“儿童想买什么”的消费诉求所取代和遮蔽。

儿童节当然无法舍弃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属性与内容，但是归根结底，它提醒我们的应该是一种关乎童年的根本精神，一个我们社会、文化的关乎童年的根本伦理。在这里，一个孩子的欢笑是全世界的满足，一个孩子的眼泪是全世界的忧伤。

### 「儿童节」提醒我们什么

□方卫平

得了巨大的发展。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定为儿童节的6月1日，同样是一个充满政治含义的时间点。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以恐怖的暴力毁灭了捷克的利迪策村，不但屠杀成人，更枪杀婴儿，囚禁儿童。最初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立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只是为了纪念在这场灾难中罹难的孩子，更是以此提醒人们，在任何时候，保护儿童的生命和尊严，保障儿童的权益和权利，都是人类文明不能忘记的一项基本伦理与职责。今天，技术和生活的革新正日益越出我们想象的边界，但对那些生存于战火、贫困等境况之中的孩子们来说，身体和精神上的饥饿、贫穷、虐待甚至死亡等苦难，却从不曾远离他们。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社会事件中，他们的身影都太弱小了，太容易在权力的天秤上被忽视和不见。正因如此，设立国际儿童节，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以一种仪式性、象征性的聚焦和宣告，向人们大声重申对儿童的关注，大声呼吁对儿童的关切，显得意义重大，同时也格外意味深长。

在一个经济开放、发展的时代，任何节日大概都会不可避免地附以经济的内容。自儿童节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设立和庆祝以来，上述儿童节的政治含义渐渐被儿童节的经济内容所置换。或许，这种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从积极的方面看，围绕着儿童节和儿童群体而发生的日益扩大的消费活动，首先是儿童的家庭身份和社会地位得到公众日益广泛认可的一种体现。实际上，对于迅速兴起的当代儿童经济来说，儿童节只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催化元素之一，我们由此窥见的，是儿童的生活需求和消费意愿在成人的生活价值体系内得到的认可。不论对成人还是儿童，儿童节这个符号都提供了重视童年、满足孩子

的一个理由，一次契机。这个姿态本身，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儿童节经济，或者说，以儿童节经济为代表的儿童消费经济，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参与推动着社会对于儿童需求的了解和关注。既然现代消费经济的活动不仅在于满足既有的需求，更在于不断发现乃至创造新的需求，所以，当儿童消费经济的按钮被触动，它必然会造成一种以儿童消费者群体为对象的日益精细的消费需求考量。在儿童消费史上，这一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大众影响力和启蒙力，推动了有关童年需求的相关观念、知识的普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大概是18世纪的英国，作为约翰·洛克哲学及儿童教育思想的信奉者和追随者，现代商业童书之父、英国书商约翰·纽伯瑞以他成功的商业童书营销事业，大大促进了儿童在游戏娱乐中学习的观念在中下层民众意识里的普及。我们今天围绕着儿童消费者的形象组织起来的消费网络，它对儿童生活各方面的考虑已经相当细密，对于儿童的身体和精神照料，也显示出相当的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节经济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儿童节固有的政治诉求。

当然，在我看来，由于这种儿童节经济以盈利为重要目的，它最终构成了对儿童和成人的一种消费压迫。这就是为什么起初为了响应积极的儿童游戏观念而兴起的儿童玩具产业，会演变为后来远远开发过度的儿童玩具产业。凭借“儿童节”式的观念或情感勒索，消费经济将众多成人无可奈何地卷入了儿童消费无止境的竞争中。这个过程里，儿童节经济曾经内含的关切“儿童需要什么”的积极政治诉求，日益被关注“儿童想买什么”的消费诉求所取代和遮蔽。当儿童节仅仅成了一场消费追逐的热闹庆典，它的价值也在这样的追逐中日渐成为可疑的对象。

但我并不主张由今天的儿童节经济简单回到一种关于儿童的政治吁请。我相信，这样的要求可能反而会剥夺这么多年这个节日在广大儿童群体中培养起来的情感意义。我看重这个节日迄今为止与儿童大众的日常生活建立起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认为，关于儿童节

的反思应该带着这一重要而珍贵的情感联系，进一步寻求它对于当代儿童生存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的实现。

今天，儿童节除了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福利，或许还应力为为这样一些关于童年的公共思考提供展示和探索的契机。例如，在今天儿童生活条件普遍比过去更为富足的时代，什么才是对童年的更高尊重？倾听孩子自己的意愿，努力满足他的愿望，其中当然包含了尊重这个孩子的美好愿望。但一味迎合孩子的欲望，一味纵容孩子的需求，恰恰可能是对童年的不够尊重和不负责任。如何在一个消费膨胀的年代，既开放给儿童充分的生活和文化的权益，又为儿童刚刚迈开的脚步把好分寸、守住门槛，恐怕是我们今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必须面对的一项课题。

又如，在这个儿童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怎样更好地保护一个孩子？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介和技术的变革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变革带来的大量棘手和前所未有的童年问题，也远超我们的预料和想象。许多既有的儿童保护伦理和规则难以及时应对新现实的冲击。自媒介泛滥导致的信息的过度暴露，媒介启蒙滞后导致的文化上的“新文盲”现象，正在给当代儿童的生存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性影响。如何在今天做一个合格的儿童保护人，也许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容易看清。

再如，在儿童节的欢愉气氛中，如何坚持不忘记它的背后当代童年的另一副面孔：饥饿、贫困、战乱、逃亡以及其间发生的一切不应属于童年的悲剧。童年的这副面孔与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生活看似遥远，但它实际上一直左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转。只要童年的这副面孔仍然存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便从未真正完成。惟有不忘却它，才有可能去改变它。

我以为，儿童节当然无法舍弃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属性与内容，但是归根结底，它提醒我们的应该是一种关乎童年的根本精神，一个我们社会、文化的关乎童年的根本伦理。在这里，一个孩子的欢笑是全世界的满足，一个孩子的眼泪是全世界的忧伤。

### 一生不会褪色的记忆

□翌平

为了纪念1942年6月10日在利迪策惨案中被德国纳粹杀害的88名儿童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设定为国际儿童节，这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由来。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中国，男孩子们多滚过铁环、拍过洋画、弹过玻璃球、捏过泥人、打过弹弓、捉过迷藏、骑着伙伴玩打仗。女孩子们则玩过皮筋、抡过跳绳、扎过头绳、跳过房子、丢过沙包、扔过纸飞机。对于现在的每个大人来说，那些小小的玩意儿依旧记忆犹新。比如说捏泥人吧，那是需要小朋友在很深的地下，发现新鲜、有粘性胶泥层的。这些地方往往是盖楼工地里挖出的巨大深坑，把胶泥大块掏取后，要趁着没有晒干，掺合着水把胶泥捏成自己想要的艺术品。胶泥的特性有点像面团，需要反复地揉和抻，等捏出形状后，又要用削铅笔的竖刀剔除多余，在泥巴里面掏出烟道，在泥巴建筑的顶端扒出烟口。胶泥城堡火炉在阳光下晒干后是可以点上火炉子的，好的泥炉子会真的燃起火起来，让孩子一下子有了成就感。弹玻璃球也是技术性很强的游戏。地上挖个五星形的坑，大家就把球弹进洞，或从洞中把别人的球撞飞，叫做爆啤。弹球时四指环握大拇指压紧猛弹，用大拇指的抖发力把小小的玻璃球

射出去。弹球的人多半伏在地上，屁股翘翘的，眼睛一睁一闭蓄势待发，好像射出的不是弹子而是自己。那样子就像灵猫扑鼠一样一蹴必就。弹球的手一定不能前窜，否则就叫穿，就会犯规被人鄙视。孩子中有人很爱穿，忍不住总要变态式地穿，即使大家连带带挖苦，甚至在他弹球时一起拉住他的手腕，他依然会轻松一穿，把几只矫正他的手臂一起带倒，然后面红耳赤地声称自己没穿，大家只好极为愤怒地剥夺他弹球的资格。弹球是男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无论岁数大小都可以挤在一起吵闹着玩半天，那些玻璃球里有好看的花瓣和五颜六色各种造型。

翻套绳是男女孩通玩的，一条长的红丝线就能翻出各种花样，两个人可以斗志，看谁翻出的样式出人意料，谁要是创出新的翻法就会受到对方的夸奖和赞美。

对于这些年代的孩子来说，同样渴望拥有无限量的考试“记忆面包”，“时光穿梭机”和“隐身衣”，因为每个孩子成为现在的家长之前，都有过弱小的经历，都渴望自己能在玩耍中留住时光，在与同伴的交往中停止长大。

现在的孩子有些不一样，他们不愁吃穿，每天被家里几代人宠着，每天都能玩到爸爸妈妈小时候过节时才拥有的玩具，所以儿童节也不那么特殊了。可现在的小朋友并不轻松，休息时间被各种课程班占满了，对于他们来说，童年是忙碌的，时时刻刻都在学习，多学会了多少技能，但少了一些与同伴交往玩耍的时间。而对于商家来说，“六一”节也是最好的商机，针对儿童和年轻父母的商品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假日里，孩子们会不会比平时更辛苦，更难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节日？

其实对于每个小孩子来说，有父母的陪伴，能自由自在地玩，感受自然和亲情，这样的节日可能是最想要的。如果再有点传统的祝愿，有点古老神祇的保佑，那就更好了。能获得这样礼物的孩子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无论他们出生在什么年代。

### 透过苦难传递真爱

□曹文芳

越远，萨拉心里越来越焦虑，她决心一定要回去。最终萨拉逃回家，打开密柜，看到活活饿死的弟弟而失声痛哭。看到这儿，我眼泪簌簌而下。

看看我们当下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怕是只剩下快乐了。这些年，我在给孩子们写书，从来不刻意回避苦难，自然书写人物的命运。从我的童年经验出发，人生不可能尽是快乐的品尝，一定是酸甜苦辣。如果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味地给予快乐、甜蜜与成功，没有挫折、痛苦、悲伤与苦难的体验，孩子不可能真正地体会到快乐和美好。很多孩子读完这些作品，就会关注书中人物苦难的命运。新作《紫荆河》里面刻画了一个小女孩红婷，从她娘肚里出来就带着病，脑袋里有个瘤，她总是感到头疼，担心自己长不大。好朋友紫苏不允许红婷这么瞎说，相约要一起长大。后来的一天，红婷在课堂上感到一阵头晕，脑袋里的瘤破裂了，从那以后她一直昏迷不醒……

《紫荆河》里红婷的命运引起了孩子们的关注。一次，我在演讲时，他们一脸焦急地问我：“老师，红婷会醒来吗？”我问孩子们：“你们认为红婷会醒来吗？”全场的孩子齐刷刷地喊起来：“老师，红婷一定会醒来。”书中人物的苦难命运激起了孩子们的怜悯之心，这让我认识到孩子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单纯与平面，而是立体的丰富的，于是我更加坚定了，我们可以书写苦难，也必须书写苦难，孩子们透过苦难会更加懂得人间真爱，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六一儿童节这天，我们要给孩子送去快乐，也要让孩子体验痛苦，懂得苦难，使他们拥有悲悯情怀。这样，不但不会削弱孩子的快乐，反而会让孩子们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使快乐变得更有重量，心灵成长更加健康强大，生命更具质感与美好，拥有健全的人格与情感。

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这些年，陪着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却从来没有想过六一国际儿童节之所以定于每年的6月1日，是为了悼念1942年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自然更没有想到给孩子们讲述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由来。儿童节的意义，我们不是淡化，几乎是忘却。

想到这里，我眼前立马浮现出叙利亚一个10岁盲童女孩站在废墟上与一群孩子共同演唱《心跳》的画面，她们虽深受灾难，心灵受到极大伤害，但个个脸上还是带着微笑，那笑容依旧天真灿烂。他们在废墟上玩跳方格，放风筝，跳绳，追逐嬉闹，正如歌曲所唱的“我们的微笑无处不在，我们的心再次跳动”。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每年六一临近，孩子和家长们早就盘算好了那天怎么玩、吃什么、买什么，学校、家庭、社区都会为孩子们提供丰富多彩的游乐活动和欢庆方式；商家打着童年快乐的旗号促销着各种儿童商品和消费服务；不少成年人在微信上晒出戴着红领巾的童年照，重温往日的快乐；也有不少老年人戴上红领巾，用队礼向自己远去的童年致敬。今天，某种意义上，六一已经成为童趣嘉年华的代名词，它变成一个神奇的节日，时刻让孩子放下沉重的学习压力，沉浸在物质与精神皆大富足的欢乐里；瞬间让人与时光倒流，挣脱纷繁的红尘梦回童年。

但是，儿童节本意并非嘉年华般热闹，它实际上没有轻松的快乐，而曾是沉重得叫我们拎不起的一个纪念日。今天回顾这个节日的源头，也会五味杂陈。

首先它是一个与政治、与童年伤痛和权利、权益结下不解之缘的日子。时至今日，这个节日本源被大多数人忽略了。我觉得，多元看待这一现象，并非没有好的一面，至少我们的孩子不再担心战争在身边爆发，生活在和平、富足的当下，我们有物质能力为孩子们提供嘉年华的快乐；但另一方面也有对当下的担忧，今天的全社会真正关注孩子的权利了吗？没有战争，孩子就真的拥有生命权、隐私权、言论权、避免凌辱和性骚扰等等权利了吗？我们身边的父母、教师知道《儿童权利公约》的人很少，这个1989年11月20日在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甚至连我们的孩子们都不清楚。对于儿童权利的普及和重视，其实才是六一儿童节最值得送给孩子的礼物。

生命中，带给孩子的不能全是快乐，最重要的权利权益、生命底线要让孩子清楚。战争似乎远离了我们的孩子，但是谁又能保证战争永久不再重演？要让孩子知道战争是什么，从珍惜和平所拥有的安宁。

无论怎样的战争，都会对儿童构成巨大的伤害和摧残，对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哀伤和痛苦。历史上任何一次大战，包括今天战火硝烟弥漫的叙利亚，枪林弹雨中无法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残垣断壁的家不再可能有开心无忧的童颜。图画书《铁丝网上小花》为孩子们打开了六一儿童节值得品味的一幕，让孩子们去关照战争下同样幼小生命的权利，去思考生命面对战争、灾难和困境时我们有可能是谁，以及人类的人道关怀和同理心在呵护着最柔弱的心灵。我在图画书《绣花儿》里，写下了中日战争中的一对小姐妹绣日和花儿，她们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的敌对双方，阴错阳差成为一家人。孩子们因战争相遇，又因和平分离，反复揭开的伤痛和困惑，是孩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而《牧童》里的放牛娃，是我们曾经熟悉的人物。在图画书里，他被还原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勤劳、爱玩、有着好人缘的乡村牧童，因战争，孩子失去了田园般的平静生活，甚至为保护自己的村庄，残酷地被侵略者杀害。这部图画书作品用孩子的视角，把战争前后乡村的宁静和村民们亲如一家的原生态渲染在画面里，着力诠释了战争并非塑造儿童英雄，而是夺去了中国最普通儿童的生存权，肆意践踏了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

六一儿童节的确立是在世界二次大战之后，因为战争留下的惨痛，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是战争中最无辜最不幸的牺牲品。1974年12月14日联合国第29届大会第2319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在非常状态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妇女和儿童宣言》，重申“应尽最大努力使妇女和儿童不受战争蹂躏”。远去的硝烟战火，成为记忆的一部分，重现在电影中、图画书中，告诫我们历史上曾有过对儿童残酷的杀戮。现实中战争没有了，但是和平时期对儿童的伤害，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2013年，我国侵害儿童权益案件平均每天3778起，每分钟2.6起。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2013年9月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害工作的意见》，“努力构建教育、公安、共青团、妇联、家庭、社会六位一体的保护中小学生学习工作机制，做到安全监管全覆盖”。根据中国“女童保护”项目统计，2017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犯儿童(14岁以下)案例378起，性侵犯儿童案例中受害人超过606人。“女童保护”2016年在北京、山东、河南、江西、福建、海南等6个省份对14岁以下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6.55%的儿童没有上过防性侵课程，儿童权益的保护任重道远。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50册的绘本《幸运的米拉》也是基于对儿童权益的重视、对家庭普及生命教育的迫切要求。我从2015年起与悠贝亲子图书馆合作，用一年时间在全国巡讲生命教育，走了十几个省市，所到之处，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热烈欢迎，实际上也反映了儿童权利权益、儿童安全保护急需普及。

六一儿童节的嘉年华是美好的，在美好中我们回望儿童节设立的初心，保障儿童的权利，其实远比送给孩子气球和糖果更迫切、更重要。让即将到来的儿童节多一点生命的守望，让全社会多一点对儿童权益的重视，童年的幸福才有所附丽。

□保冬妮

### 嘉年华不能承受之重

